

普洱茶

邓时海 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

普洱茶

PUER CHA

邓时海 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普洱茶 / 邓时海著.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4. 3

ISBN 7-5416-1960-4

I. 普... II. 邓... III. 茶—简介—云南省
IV. TS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22730号

书 名: 普洱茶
作 者: 邓时海 著
策 划: 孙 琳 温 翔
责任编辑: 温 翔
特邀编辑: 杨 凯
整体设计: 邓玉婷
责任校对: 叶水金
责任印制: 翟 苑
出版发行: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1 ~ 2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9.00 元



(上) 我们仍然能品饮到上百年的老普洱应该感谢香港这些古老的茶楼茶行。

(下) 台湾的普洱茶史是从茗園开始。作者左边是茗園主人王庚昌，右边是为台湾搭起普洱桥梁的廖炼生港侨。





普海

老義昌

發兌經史子集

酒上



出版说明

一直以来,大陆普洱茶书籍的出版远远落后于台湾,而台湾普洱茶书籍在大陆一是没有正规的发行渠道,二是价格太高,难于为一般大陆消费者甚至茶庄所接受。

火暴的普洱茶市场中有关普洱茶品饮理论的书籍的匮乏与我国悠久的品茶历史文化形成了较大的落差,而且尤其与云南这个普洱茶正宗产地的地位极不相符。面对这种状况,以文化积累助产士自居的出版人,应当在这一出版空白点上拿出象样的图书来。

在昆明金星小区一个叫“古云海”的装修雅致的茶行里我们有幸见到了邓教授,我们谈到了大陆地区专门论述普洱茶的图书的匮乏,这种匮乏完全不适应市场的发展、提高品质的需要和广大普洱茶爱好者提升自身修养和鉴赏水平的渴求。邓教授欣然同意,将其已在台湾出版的大著《普洱茶》一书做一些重大修改、增删,出版适合大陆消费水平和阅读习惯的简体字版《普洱茶》一书。

我们希望:《普洱茶》一书的出版能让更多读者喜欢上普洱茶,让普洱茶迷们通过阅读该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所提高,能更好地感受那一饼饼园茶中酿就的时间的厚、滑,体味“舌底鸣泉”的快感,在“越陈越香”中净化心灵,享受“两腋习习清风生”的飘飘意境……我们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来普洱茶理论、普洱茶图书百花齐放、争鸣共进的繁荣局面。

感谢古云海茶行的陈露云女士,她不但为邓教授的大作提供了大量的文字素材和图片资料,也为该书的合同签署、文件传递、内容审读、文字校对等做了大量工作。



南方嘉木生根益州谷山
武侯插下六山茶苗
繁华在银生府城内
络绎马帮古石道中
蒙舍蛮以椒姜桂烹饮之

茶神陆羽将锅底鱼目翻起
未曾煮过南诏国的真茶道
茶仙卢仝饮罢七碗龙凤团
道化普茶茶气有同工之妙

成吉思汗的战蹄踩过步日部
踩出普洱府茶马阵前饮
踩出普茶傲居茶中之茶
明太祖扬鞭而莫及云南边陲
留下了普茶那团沱传承
留下了普洱茶陈香滋气

雍正改土归流岁进上用茶芽
普洱茶名遍天下京师重
金瓜贡茶清风劲吹了二百年
太后夏喝龙井冬饮普洱
大观园中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宝玉焖了一缸子女儿茶

元昌
同庆
敬昌
末代福祿贡茶

红印
绿印
黄印
圆铁
75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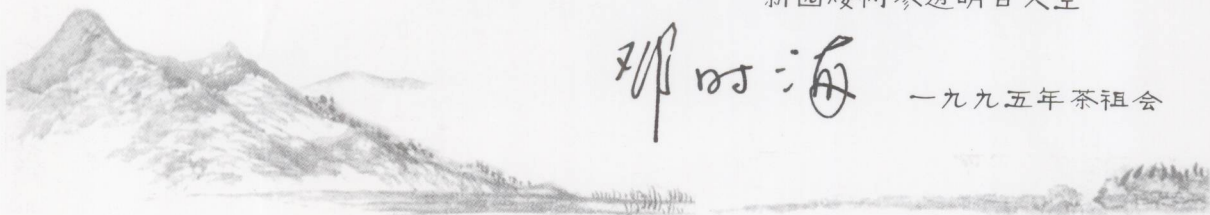
越陈越香——
敛在普洱团饼中
是道艺人的共同体

普洱茶与茶根源同生
正名在明朝
普洱茶贡清官同盛衰
瘫痪在民初
普洱茶 1973 大飞跃
熟茶在当道

我将——
普洱陈香留注在茶历史
我愿——
新园矮树参透明日天空

郑时海

一九九五年茶祖会



作者介绍

邓时海 1941年11月15日出生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普洱茶学会创会会长
台湾师大茶艺社创社教授
杨式太极武艺第六代传人



目 录

拾肆	拾叁	拾貳	拾壹	拾	玖	捌	柒	陸	伍	肆	叁	貳	壹	第五 茶譜篇	第四 茶道篇	第三 品茗篇	第二 陳香篇	第一 史話篇
同昌黃記藍圓茶	同昌黃記紅圓茶	同昌圓茶	同興後期圓茶	同興早期圓茶	楊聘圓茶	江城圓茶	敬昌圓茶	紅芝圓茶	同慶圓茶	同慶老圓茶	車順圓茶	福元昌圓茶	金瓜貢茶					
一零七	一零六	一零四	一零二	一零零	九十七	九十四	九十一	八十九	八十七	八十一	八十	七十六	七十三	六十九	六十三	三十一	二十三	一
叁貳	叁壹	貳玖	貳捌	貳柒	貳陸	貳伍	貳肆	貳叁	貳貳	貳貳	貳壹	貳拾	拾玖	拾捌	拾柒	拾陸	拾伍	
圓茶鉄餅茶	黃印圓茶	小字綠印圓茶	大字綠印圓茶	紅蓮圓茶	早期綠印圓茶	後期紅印圓茶	早期紅印圓茶	鴻泰昌圓茶	鴻昌圓茶	陳雲圓茶	宋聘圓茶	可以興磚茶	班禪緊茶	末代緊茶	鼎興紫圓茶	鼎興紅圓茶	普慶圓茶	
一五四	一五二	一四九	一四七	一四五	一四二	一三九	一三七	一三五	一三三	一三二	一二七	一二四	一二一	一一六	一一四	一一二	一一零	



茶經卷上

唐竟陵陸羽鴻漸撰

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迺至數十尺其

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

盧葉如白薔薇實如柝櫚葉如丁香

或從木或從木并

其字出爾雅

肆伍 150 磚茶

肆肆 13 厚磚茶

肆叁 文革磚茶

肆貳 銀毫沱茶

肆壹 紅印沱茶

肆拾 廖福散茶

叁玖 白針金蓮散茶

叁捌 河內圓茶

叁柒 后期廣云貢餅圓茶

叁陸 廣云貢餅圓茶

叁伍 思普貢茗圓茶

叁肆 福祿貢茶圓茶

叁叁 七子鐵餅茶

一八六

一八四

一八二

一八零

一七八

一七六

一七四

一七一

一七零

一六六

一六三

一六零

一五八



茶

第一

史话篇

普洱茶
与茶历史同生

茶





千万年以来，云南大叶种普洱茶树能连绵繁殖至今，由最早的“野生型茶树”、“过渡型茶树”到适合于品饮的“栽培型茶树”，就是像图中的野生茶苗那样，充满着生命力量。



史话篇

商周 时期，云南的濮族人民已经种茶，也有了茶叶生产制造，这是普洱茶最早有资料供推论和考据的。周武王于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有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巴蜀之师，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八个小族人民组成，其中有濮族人居住云南省境内。今天云南省的兄弟民族中，相传布朗族、瓦族、德昂族等都是濮人的后代。再加上云南是茶的故乡，所以断定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云南的濮族人已经生产茶叶了。

三国 吴普在他的《本草》一书中有记载：“苦菜一名茶，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吴普所说的茶字，照文意就是茶叶，云南在汉朝产茶，已得到了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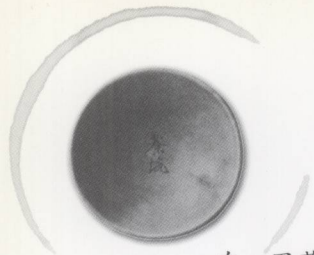
三国 时期“武侯遗种”，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了普洱茶史话。“茶山有茶王树，较五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檀萃《滇海虞衡志》）。武侯就是诸葛亮·孔明先生，相传他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到了现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在他的《出师表》中曾经提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进入了滇南的记载。孔明先生到了南糯山，是否真的种了普洱茶树，并因而流传至今，已不可考据了。然而当地兄弟民族之一的基诺族，深信武侯植茶树为事实，并世代相传，祀诸葛孔明先生为“茶祖”，每年加以祭拜。

1988年12月16日《云南日报》第三版的“闲话云南茶事”中有记载：“传说三国时诸葛亮路过勐海南糯山，士兵因水土不服而生眼病，孔明以手杖插于石头寨的山上，遂变为茶树，长出叶子，士兵摘叶煮水，饮之病愈，以后南糯山就叫孔明山。又说普洱县之东南有无影树山，其茶枝山为孔明寄箭处，山有祭风台，山上有大茶树是武侯遗种，夷民祀之。又传说云南六大茶山之一的攸乐山，也叫孔明山，当地居民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为纪念孔明诞辰，举行放孔明灯活动，称为‘茶祖会’。”这些本来就是传言之说，但在普洱茶还没有正史的记载时，却是相当好的依托归属吧！

唐朝 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樊绰出使云南。在他所著的《蛮书》卷七中有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据考证：银生城为现今云南省西南部景



茶



东、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地区。这一带地区已有产茶，并且行销到五百多里路程外，洱海附近蒙舍（现今云南省巍山、南涧县一带）部落饮用。这证明了唐代时期云南已生产茶叶，并且有了运销商业行为。至于银生城当时所生产的是何种茶叶，就无从考据了。但是从云南的地理环境，以及古茶树的研究，银生城的茶应该是云南大叶茶种，因为大叶茶种是云南的原始茶种，也就是普洱茶种。所以银生城产的茶叶，应该是普洱茶的祖宗。所以，清朝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说：“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我们和阮福的看法一样，唐时银生城已经有普洱茶了！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经远销到西蕃，那时西南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应该改叫“丝茶之路”才正确。

陆羽是唐朝的茶事大师，所著《茶经》被视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茶书，也因此号称“茶神”。和陆羽齐名，也是唐代的品茗大师，而且是位文人的卢仝，他的那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茶诗，是一首绘声绘影的好诗，笔法活泼，妙趣横生，后人常引喻的所谓：“卢仝七碗茶”故事就是出自这首诗中。当然，全诗的精华所在，是描述他喝过了七碗茶时，对“茶气”所有的感受。虽然卢仝所写的这首茶诗，并不是从普洱茶所得到的灵感，但喝到好普洱茶时，才会真正佩服卢仝对茶气描写得那样淋漓尽致。

兹录下全诗中最精彩的七碗茶部分：

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	惟有文章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	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宋朝 李石在他的《续博物志》一书也记载了：“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这段话与唐代樊绰所记载大同小异，似乎是引用了他的说法。可见宋时云南省茶叶仍没有固定的名字。普洱茶虽然已自唐时，极遗憾的，唐代茶神陆羽在他的《茶经》中，介绍了十三个省份，四十二州的名茶，惟独漏了云南省银生城的普洱茶。然而，到了今天最能承接唐宋时团茶衣钵的，却是云南的普洱茶。从茶文化历史的认知，茶兴于唐朝而盛于宋朝。中国茶叶的兴盛，除了中华民族以饮茶为风尚之外，更重要的因为“茶马市场”以茶叶易换西蕃之马，对西藏的商业交易，开拓了对西域商业往来的荣景。“西蕃之用普茶”一句话，有了铁证事实。

元朝 在整体中国茶文化传承的起伏转折过程中，是特别平淡的一个朝代，可是对普洱茶文化来说，元朝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光景。我们习惯将普洱茶的起源摆在三国时代的“本武侯遗种”，其实可以将普洱茶的根本追溯到喝中国茶的第一人时期，不管他喝的是那一棵茶树的茶叶，必定是云南大叶茶种的后代，也就是普洱茶。因为云南普洱茶是用大叶种茶，也是最原始茶种的茶菁制成的。所以中国茶的历史，就等于是普洱茶的历史。

可是元、明以前喝普洱茶，都是没有“落款”的普洱茶，也就是有其实而无其固定的名称，对



普洱茶的品茗者来说,是一大憾事!我们从历史传承的共鸣而产生美感和满足,往往跟这个历史传承存在的确实性是有着正面密切关系。比如,两把相同的古壶,经鉴定同样是出自陈鸣远的真品,而一者有款,另一者则无款,当然有款者价格会比较高。因为有款代表确实性较高,更容易引发更高的美感。自从元朝的普茶得到正其名之后,使喜爱普洱茶品茗者,增加了一份“名正言顺”的归宿之美。

元朝有一地名叫“步日部”,由于后来转音写成汉字,就成了“普耳”(当时“洱”字无三点水)。普洱一词首见于此,从此得以正名写入了历史。没有固定名称的云南茶叶,也被叫做“普茶”,纯厚浓酽的普洱茶逐渐成为西藏、西康、新疆等地区以肉食为主的兄弟民族必需食品,也是该地区市场买卖的必需商品。普茶一名也从此名震国内外,直到明朝末年,才改为叫普洱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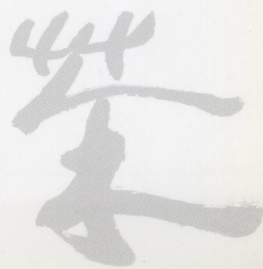
明朝 万历年间(公元1620年),谢肇淛在他的《滇略》中有记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是“普茶”一名首次见诸文字。明朝末年方以智在他所撰稿,由他的两个儿子方中通、方中履于公元1664年出版的《物理小识》中记载了:“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普洱茶”一名正式有了文字可参。明太祖朱元璋还是放牧牛童时期,就看不惯人们制作团茶,以斗茶为乐的奢侈生活。立位后首先废团茶而兴散茶,于1391年下令改革贡茶“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来带动平实朴素的社会民风。中国各种茶都改了头换了面,惟有生产在南方边陲地区的普洱茶,由于明朝政令鞭长莫及,所以仍然保有古意盎然的团饼茶型。

明朝,茶马市场在云南兴起,往来穿梭云南与西藏之间的马帮如织。这些马帮一来一回,需走上四五百里路,足足等于唐三藏取经的历程。商人运来大批毛皮、布匹、纸张、刀具,还有马匹等日用品将交换到的茶叶,以人背马驮运回去。因为交通人马车辆很多,走出了专业的道路。其中一条由西双版纳的六大茶山南端易武镇,北上经普洱镇,经大理到达丽江以南,至金沙江边的石鼓镇。那些走在云南境内的,我们习惯称之为“古茶道”。由易武镇通往石鼓镇是一条铺着石块的,叫它为“石块古茶道”。再由石鼓镇通过西藏拉萨直达印度,这条在云南境外的,我们叫它为“茶马大道”。当然,古茶道、茶马大道并不只一条,还有通往缅甸,也有通往越南的茶马大道。

在茶道的沿途上,聚集而形成许多城市。“普洱府”由“步日部”改名以来,渐渐开拓成为云南茶叶最主要集散中心,慢慢让商人感觉到,云南茶叶和普洱府连成一体,有了普茶一名。后来到了明朝末年,再更改为“普洱茶”。凡是云南境内,由乔木茶树的茶菁制造的茶品,一律通称为普洱茶。以普洱府为中心点,透过古茶道和茶马大道极频繁的东西交通往来,进行着庞大的茶马交易。蜂涌的驮马商旅,将云南地区编织为最亮丽光彩的历史画面。

清朝 时普洱茶脱胎换骨,变为枝头凤凰,不但广受海内外人们喜爱,更成为倍受宫廷宠爱的贡茶,为最光彩而鼎盛的时代。就以普洱茶的文字论著来说,是历代最丰富的,所以描述及记载普洱茶的文章也相对出现最多。

举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普洱茶文献以供参考。



普洱茶文献

⑧

《物理小识》 方以智

明朝末年撰稿，清朝时期公元1664年出版

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

《闻夜录》 刘健

17世纪60年代著

文中记载了，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在北胜州（今永胜县）与藏人进行茶、马交易。

《滇云历年志》 倪蜕

公元1737年撰

卷二 雍正7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于普洱，上纳税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留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迁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载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戡其根，赭其山，是示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滇南新语》 张泓

公元1755年撰

滇茶 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前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

《本草纲目拾遗》 赵学敏

公元1765年撰

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

注：此物为清代普洱府押送贡茶过关的令牌。